

# 《六祖壇經》版本初探

楊智凱

## 摘要

《六祖壇經》傳世本目前所見，大部份以宗寶本為主，但《壇經》的版本並非只有一本，另外還有宋代的惠昕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宋代的契嵩本《六祖法寶壇經》，以及其他流傳於各地、海外的傳抄、刻印本等，版本眾多甚是繁複。

將惠昕、契嵩、宗寶三本交互比對後，發現三本內容各有所異，所用之經名也非一致，對於經本的門品分類也有所不一，且每一本編改時皆寫依得古本而校。但經整理後發現年代越晚內容越多，似是有添段加句的情形，所幸近代出現了所謂的敦煌及敦博本《壇經》，本文依此版本與其他諸本比對，以發掘其中問題及現象。

**關鍵詞：**六祖壇經、敦煌本、敦博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

## 壹、前言

《六祖壇經》可說是中國佛教史上一部舉足輕重的經典，也是唯一一部非由佛、菩薩所演說而被稱為「經<sup>1</sup>」的經典。「經」在佛教的定經相當嚴格，定是由「佛」所演說講出的法，才有資格能稱為「經」，故由此可看出《六祖壇經》的殊勝。

《六祖壇經》是唐代六祖惠能，升座講法、與弟子平時問答及應時化眾的記錄，據記載由六祖惠能的弘法弟子法海和尚所抄記整理。隨著惠能的圓寂，此部經典也開始出現諸多編改本，各家皆持一本以為正本，然其真實性為何，又該以何本為善本？歷代衍生出的諸多改編本，又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發展出什麼樣的現象？本文以此為研究發端，進一步的做彙整探究。

本文研究方法以「排比歸納法」為主，首先以「歷史」次序為主軸，由《六祖壇經》祖本從遠至近列出諸本，再以「時間軸」的概念做直向及橫向比對，藉此取出較為可靠，且皆被其他諸本所參照的善本。

取得善本後再依各本「版本名稱、卷數、門品分類、字數」排開比對，佐以較具參考性的評論及記載，如《景德傳燈錄》、順印法師《中國禪宗史》、郭朋《壇經校釋》裡的評論及記載，以此方式界定出較接近《壇經》祖本的版本，選出比較本與諸本進行比對，最後從比對中發現更多的問題及特色。

本文選用的《壇經》版本有四：

1. 敦煌本及敦博本《壇經》(以下簡稱為「敦煌(博)本」)：採用之敦煌(博)本，係以黃連忠所著之《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sup>2</sup>為主。
2. 惠昕本《壇經》：本文選用日本「聖興寺本<sup>3</sup>」《壇經》為主，聖興寺本係依據惠昕本為底本抄寫而成，本文稱惠昕本者，經文從「聖興寺本」《壇經》摘出。
3. 契嵩本《壇經》：契嵩本原本修成3卷，但於現代已無法窺得，故本文契嵩本以「曹溪原本<sup>4</sup>」為主，曹溪原本即是以契嵩本為底本所完成的刻印版本，故本文稱契嵩者，經文從「曹溪原本」摘出。
4. 宗寶本<sup>5</sup>《壇經》：宗寶本於元代所編成，文本最為完備。

以此四本為本文之主要比較本，其他專書則在本文引用中一一列出。

<sup>1</sup> 經：即佛所說是教法也。參見一行佛學辭典網站：<http://www.muni-buddha.com.tw/>，（佛學大辭典，丁保福）

<sup>2</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6年），此書是敦煌本及敦博本《壇經》的對校還原專書。敦煌（博）本各是在近代的不同時間點，被不同國家的研究人員所發現。此專書經黃連忠用心收集各方資料比對而成，且所用之底本來源可靠，「敦煌本」採用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斯5475號圖版，而敦博本則是採用敦煌博物館藏文書編號077號禪籍之四，於書中不僅比對敦煌(博)本，也參照了中、日專家學者之專著，精心鑽研而成之大作。本文敦煌(博)本經文摘錄此書附錄五《敦博本六祖壇經校訂全文》，頁317-362。

<sup>3</sup> 柳山聖田，《六祖壇經諸本集成·興聖寺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頁49-66。

<sup>4</sup> 柳山聖田，《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曹溪原本》頁277-314

<sup>5</sup> CBETA 漢文大藏經網站：[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本文宗寶本《壇經》經文摘錄此網站。

## 貳、文獻探究

經者徑也<sup>6</sup>，惠能用其一生化成了壇經一部，由門下弟子法海所記錄，教示後代修行者，明心見性之道如何走、往那走，其以口傳手抄為主，故出現了一本多版之情形。

清光緒 26 年（1900）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手抄本才得以重見天日。當時敦煌莫高窟的部份經典，於 1907 年被英國學者斯坦因（Aurel Stein）搜購，而後在 1923 年被日本學者矢吹慶輝（1879~1939）所發現，經其考究後確認是為古本壇經，隨即拍成照片刊於《鳴沙遺韻》。

壇經從唐流傳至今其版本眾多，從古本的諸版再到海外流傳版，直至後期出土文獻，多達十幾種版本，本文就目前文獻及前人研究心血，加以比對、整合、探討，試以歸納出較接近六祖壇經原貌之版本。

本章分為三小節，先討論惠能法號用字問題，接續討論《壇經》歷代諸本流傳及演變，最後再針對各版本的「經名、卷數、品數、字數」探究其異同。

### 一、壇經作者法號用字「惠或慧」

惠能生於唐貞觀 12 年戊戌（638 年），卒於先天二年癸丑（713 年）<sup>7</sup>。據記載惠能祖籍范陽（今河北涿縣附近）。其父左降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隨其父親移至嶺南新州住居。惠能憶時說：「惠能幼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sup>8</sup>」後來因緣際會，聽聞《金剛經》而「心明便悟」，便前往黃梅馮茂山拜師五祖弘忍，開始了修道弘法之路，也為中國佛教版圖開啟新頁。郭朋：「核實而論，中國佛教的禪宗，是由惠能創始的；惠能以前，只有禪學，並無禪宗<sup>9</sup>」。

「惠」能法號另有他本作「慧」能，本文比對諸多文本後，發現眾多古本均用「惠」字，雖「惠」、「慧」古時通用，說文解字對此二字之解釋為：「假惠為慧<sup>10</sup>」及「慧古多段惠為之<sup>11</sup>」，但對照其字義仍是有所差別，「慧」字表智慧、才智、聰敏，但「惠」字就有表仁、親之義。

依照《壇經外緣起外紀》注中所記：

「黎明，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眾生；能者，能作佛

<sup>6</sup> CBETA 漢文大藏經網站：[http://tripitaka.cbeta.org/X26.n070\\_001\\_p0940b05](http://tripitaka.cbeta.org/X26.n070_001_p0940b05) 出自《般若心經解義·第一卷》，禮佛當時應識佛是心；誦經萬卷須知經是徑。在讀經之時若不能切身去體會，經典本身即是指路標，依經義行即能到達目的地，所以一部經典也是演經者，一生身體力行的精華集結所在。

<sup>7</sup> 詳徐文明，《中國佛教學術論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頁 386。

<sup>8</sup> 黃連忠，《敦煌本六祖壇校釋·附錄五》頁 318。

<sup>9</sup> 郭朋，《壇經校釋》（台北：文津出版，1995 年），頁 1。

<sup>10</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2 年），頁 508。

<sup>11</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61。

事。<sup>12</sup>」

從記載中可得知，六祖其名義「惠者，以法惠濟眾生」，「惠濟」一詞乃仁慈之心、仁慈之舉，用「惠」字較符合姓名本意。故本文「惠能」之法號，皆與古文同用「惠能」而不作「慧能」寫。

惠能拜師五祖弘忍後，體悟佛道得五祖三更傳心法，為其演說《金剛經》，隨後「心明便悟」。惠能由心自生萬法、不立文字，倡導頓教<sup>13</sup>，其禪風樸自然、無有過多的文詞藻飾，講經說法內容不離「明心見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經義。

但惠能在圓寂後，隨之出現眾多的《壇經》版本，明僧人袿宏提出：「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研。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sup>14</sup>」但經歷代諸本比對後，發現不僅止於用字訛誤問題，更多問題乃是來自於經文的編改，本文於後面章節再另作說明。

## 二、《壇經》歷代流傳演變

同前述，《壇經》版本多達十幾種，《壇經》除了佛學研究價值外，更重要的還有版本考究的價值。經之所以能稱為經，正因「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sup>15</sup>」。具有恆久教化人心，且不會受時空影響而有所改變，故知經文增一字、少一字對於讀經之人而言，那就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影響。故對於經典版本的選擇就不得不謹慎。

以下整理列出壇經的歷代傳流、演變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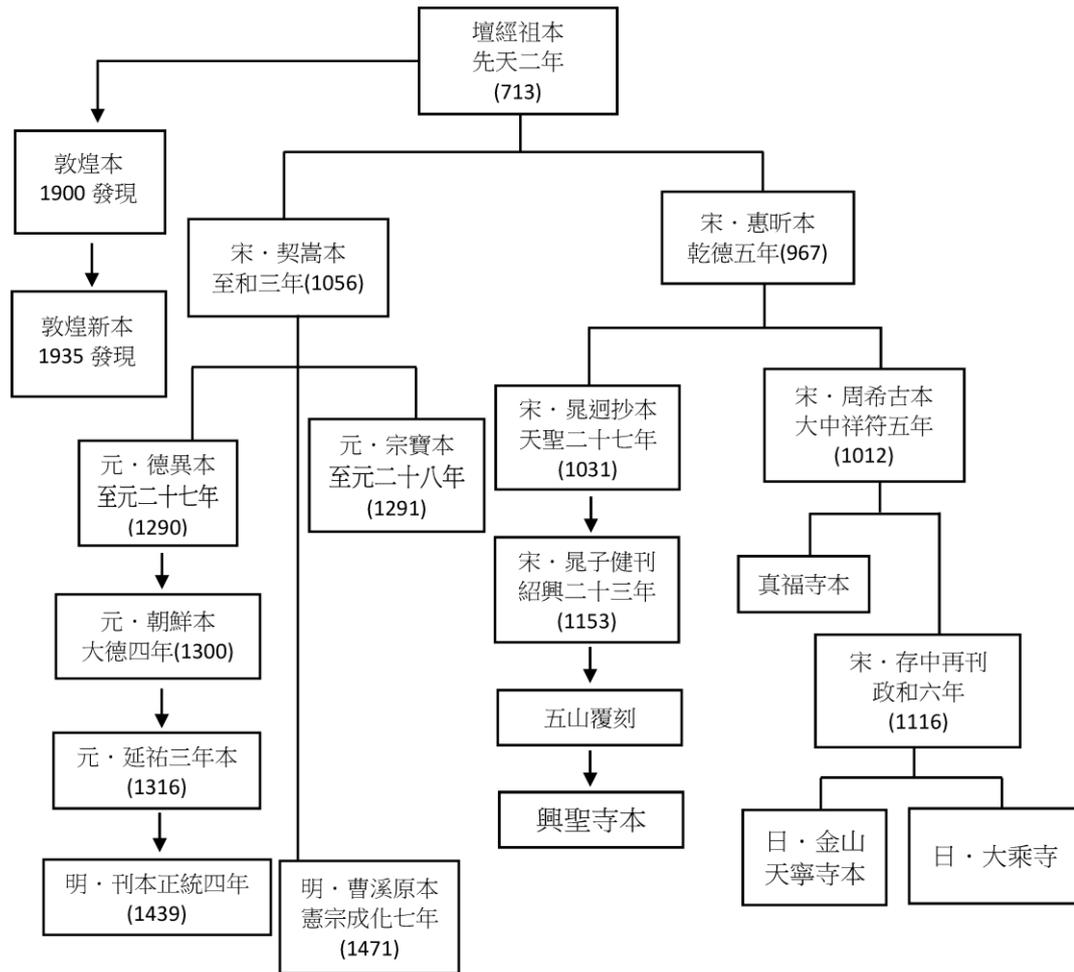
表 1 《壇經》歷代諸本流傳、演變年表

<sup>12</sup> 詳參，郭朋《壇經校釋》，頁 119。

<sup>13</sup> 不歷階梯漸次，直指本源頓時開悟的教法。參見余金城，《佛學辭典》（台北：五洲出版社，1988 年），頁 387

<sup>14</sup> CB ETA 漢文大藏經網站：<http://tripitaka.cbeta.org/>《嘉興大藏經》〈No.B277 雲棲法彙（選錄）（第 12 卷-第 25 卷）（14 卷）〉

<sup>15</sup>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經宗》（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頁 2。



從中可看出，《壇經》最早完成於唐朝，而後流傳到宋代時即發展出兩個主要的系統，一個是惠昕本系統，而晚出的則是契嵩本系統，由這兩個系發展下去後，其它《壇經》本版才開始大量流傳。

《壇經》版本看似非常多，但經內容比較後發現，其實皆以四本為主流，其一為敦煌本(法海本)、其二為惠昕本、其三為契嵩本、其四為宗寶本。郭朋亦指出：

其實，真正獨立的《壇經》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這四種本子，其餘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傳抄本而已。<sup>16</sup>

約於西元 1900 年清光緒年間，在敦煌文獻被發現後，開啟了另一條《壇經》版本之路，最早是在 1922 年由日本學者矢吹慶輝，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拍攝之照片，後來矢吹慶輝將所獲之敦煌本《壇經》照片校對編排後，發行了敦煌本《壇經》的錄文，更於 1930 年將圖版發表在《鳴沙餘韻》。1935 年時，出現了

<sup>16</sup> 郭朋係依據印順法師、胡適、日本宇井伯壽、石井修道氏之文獻參考比較而後，所作之定論。參見郭朋，《壇經校釋》，頁 13。

由任子宜所發現的《壇經》寫本，在書中亦有詳記任子宜是於民國 28 年在千佛山之寺所獲得的，而後則被敦煌縣博物館所珍藏<sup>17</sup>。

據黃連忠研究表示：

敦博本與敦煌本《壇經》兩者之間，可謂大同小異，不僅在題目、編排的形式，以至於內部分幾乎是完全一樣的，甚至於在某些明顯錯誤的字句也是一樣，此點可以說明兩者是抄自同一原本的《壇經》。

且敦煌(博)本其內文與惠昕、契嵩、宗寶多有不同，其文筆風格樸實、淺白，對照傳世本之下形成強大對比。

### 三、壇經版本比對

本文接續進行各項資料的整理及比較，就以敦煌(博)本、惠昕、契嵩、宗寶此四本為材料。

#### (一) 各本經名、卷數、品名：

表 2 各本《壇經》經名、卷數、品名表

版本	經名	卷數	品名
敦煌本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於韶州大梵志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一卷	無
敦博本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波 <sup>18</sup> 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於韶州大梵志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一卷	無
惠昕本	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	上卷	一緣起說法門、二悟法傳衣門、三為時眾說定慧門、四教授坐禪門、五說傳香懺悔門、六說一體三身佛相門
		下卷	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九諸宗難問門、十南北二宗見性門、十一教示

<sup>17</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本段參較黃連忠《自序》篇。

<sup>18</sup> 底本兩本互校後可以看出，敦博本的經名「波若」與敦博本的「般若」有用字的不同，這也是《壇經》的特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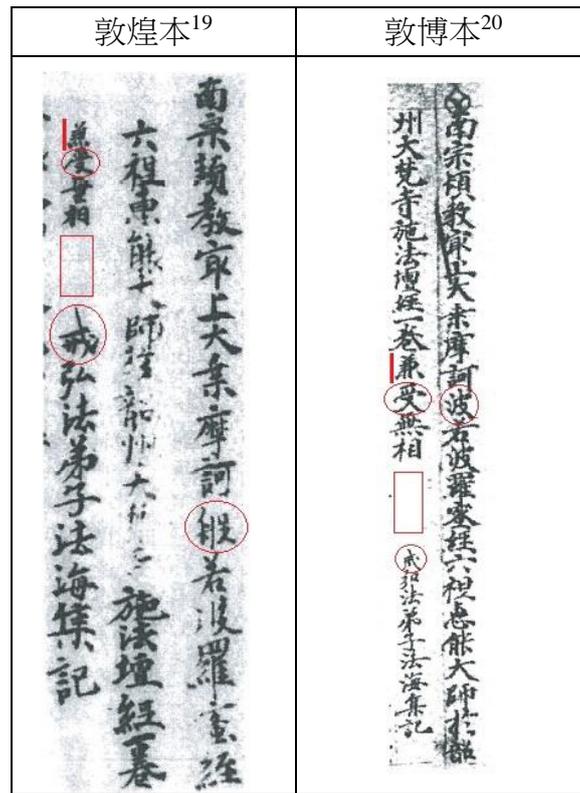
			十僧傳法門
契嵩本	六祖法寶壇經	一卷	悟法傳衣第一、釋功德淨土第二、定慧一體第三、教授坐禪第四、傳香懺悔第五、參請機緣第六、南頓北漸第七、唐朝徵詔第八、法門對示第九、付囑流通第十
宗寶本	六祖法寶壇經	一卷	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問第三、定慧第四、坐禪第五、懺悔第六、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詔第九、付囑第十

在敦煌、博本問世後，就文獻上來看也只是一卷，且並無分門別類的情形。但從惠昕本後就開始分門別類了，惠昕分成上、下 2 卷、11 門品，契嵩本則只有 1 卷、10 門品，最後的宗寶本也是 1 卷、10 門品。從後 3 本的品目名稱看來皆不盡相同，由此可看出《壇經》由於抄、編者的不同，而出現了不同版本的現象。

《壇經》敦煌(博)本依整體結構來說可以分成三個部分：1.依經名所說即是惠能登壇對僧、道、俗眾，說「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無相戒」、傳授法、戒、互動等部份。2.針對惠能生平、及出家求法、悟道之因緣過程略做簡述。3.與弟子的開示與互動紀實，以及圓寂前後的咐囑交待。此本並無依其內文加以分類門品次第，但內文也編排的相當有條理。

再對照其經名，敦煌(博)本的經名是最長的總計有 47 個字，全文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於韶州大梵志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圖 1 敦煌(博)經名對照圖



在兩相對照下可清楚看出，兩本經名是一模一樣的，只有用字上的差異(般若、波若)。比較值得討論的一點是經名的末段斷句方式，兩句皆斷成「…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而非「…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從文中來看「相」字與「戒」字約空了三格左右，所以難以界定此「戒」到底應為上屬或是下屬。

若為上屬則比較合理化，因在經文內記載六祖惠能，確實有傳授無相戒的相關內容，若以此做為經名連結，就能簡單的將其合而為一，將戒字作為上屬寫成：「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於文義上也較為通順，故現今諸多版本亦依此做為校寫依據。

雖說以經文內容推敲後寫作「無相戒」較為合理，但從抄本看來「戒」字與下方字又空了三格左右，這樣的書寫方式，參看當代其他經本也無「戒+法號」如此的寫法，若要將其歸類是一種制約式的寫法也甚為不妥。圖 1 看到敦煌本的某些字已模糊不清，若依據抄本的特性來看，亦有在遇到缺、漏字的情況下，造成抄寫者無法照寫，而直接空白的可能性。據此可推論敦煌(博)本的抄編者，也可能是參考到同一個有缺、漏字的版本，所以在「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中，同時出現了中間有空缺的問題。

#### 四、 壇經諸本字數及參用底本之比較

<sup>19</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圖版乃摘用本書(敦煌本)，頁 2。

<sup>20</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圖版乃摘用本書(敦博本)，頁 2。

表 3 諸本字數及底本表

版本	年代	字數	抄記編訂	參用底本
敦煌本	唐 (至遲成於晚唐五代)	約 12,000 字	抄、編者不詳	參照同本，成書年代早於後三本。
敦博本	唐	約 12,000 字	抄、編者不詳	
惠昕本	宋太祖乾德五年 (967 年 5 月)	約 14,000 字	惠昕和尚	參照古本
契嵩本	宋仁宗至和三年 (1056)	約 21,000 多	契嵩和尚	曹溪古本
宗寶本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1291)	約 21,000 多	宗寶和尚	參照各本屬契嵩系統

從上表整理敦煌(博)二本，字數差不多，是四個版本裡面字數最少時間最久遠的。

惠昕本則到宋太祖年間才成書流傳於世，從字數上可以明顯的看出增加了 2,000 多字，且參照版本亦無明說是何古本，惠昕只留下一段序文：

我六祖，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為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sup>21</sup>

文中也只是簡單的交待，古本文繁所以才加以編修，但古文是用了那一本，及修訂了那些部份，亦無詳細說明。敦煌(博)2本對照，惠昕本足足多了 2,000 多字，而與惠昕所言「古本文繁」參照之下，明顯的惠昕看到的古本，應該就已經是被修改過後的《壇經》古本了。

契嵩本所改編之《壇經》，是契嵩依所得之《曹溪古本》編改之，印順在《中國禪宗史》提到：

吏部侍郎郎簡作序說：

「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當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元年三月十九日序<sup>22</sup>」。

同惠昕本一樣得古本而校，只是這裡契嵩所得的古本有加上「曹溪」二字，依郎簡作序說而

<sup>21</sup> 於鈴木大扭出版的興聖寺本《六祖壇經》中所提。參見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三節—壇經的變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272頁。

<sup>22</sup> 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三節—壇經的變化》，276頁。

言：「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以此情況在當時他們所看到的，應是與惠昕看到的為同一版本，而加以編改之。只是與敦煌（博）《壇經》比起，卻足足多了 9,000 多字，與惠昕本比起也多 7,000 多字。

宗寶本是所有版本成書最晚，且最被為廣為流傳的，而宗寶本可以說是集大成而修，順在《中國禪宗史》提到：

宗寶的跋文說：

「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壇經』）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sup>23</sup>」

在面臨同樣的問題，宗寶本的字數仍是多出敦煌（博）本與惠昕本，與契嵩版本則是差不多，這其中被刪掉哪些？多出的內容又是參考何處？而這些內容的真實性就有待商榷了。

成書越晚字數越多，經文上的用字遣辭也越加藻飾華麗，不難看出經後人修改的明顯刻痕。南陽慧忠就曾感慨的道出：

吾比游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目視云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谷宗谷宗喪矣！<sup>24</sup>

慧忠生於上元二年（675），圓寂於大曆十年（775），與惠能的生年有相交疊。在惠能圓寂後的 60 年裡，慧忠見證了《壇經》變化。從他的記錄中道出：「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的這種現相，說明了《壇經》在惠能圓寂後，即已遭人有目的性的加以添加、刪改。據此可知惠昕之後諸本所用之《壇經》古本，皆非原惠祖所演說，法海和尚所抄錄之《壇經》原貌了。

下一章將接續討論，以底本《壇經》相校另 3 本傳世本《壇經》後，所發現的特色及現象。

## 參、《壇經》互校後產生的問題及現象

上一章將諸本壇經比較、歸納之後，發現傳世本《壇經》（惠昕、契嵩、宗寶本）離其原貌可說甚遠，差異性也頗大，所幸近代出現底本《壇經》，經比對後可說是在語氣、用字、遣辭較為接近惠師，也是較無被添枝加葉的版本。接續第 3 章本文依其底本《壇經》經文內文，與惠昕、契嵩、宗寶三本《壇經》內文相校，發現具有相當多的問題及現象，特別規劃 2 個小節與之探討。

### （一）文字問題

<sup>23</sup> 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三節—壇經的變化》，275 頁。

<sup>24</sup> [北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卷 28 諸方廣語》（上海：上海書站出版社，2010 年），頁 2235。目視云漢：意為眼空一切的樣子。

1、訛字

敦煌(博)於抄寫時因用字錯誤，致使語意不通、文意有誤。以下列舉數則：

表 4 諸本訛字對照

敦煌本—第四折		敦博本—第四折		
	本文		本文	
	<p>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自去後院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p>		<p>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自去後院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p>	
<p>興聖寺本 (惠昕本) 悟法傳衣門</p>	<p>五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後院，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p>	<p>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p>	<p>宗寶本</p>	<p>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p>

	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	--

訛字一直是敦煌本最被為詬病的問題，甚至還被評為是「惡本」；後來經敦博本兩相校正後，底本的基本問題可說是被解決了大部份。而成書較晚的惠昕、契嵩、宗寶本就無訛誤字的問題。

以此表為例，敦（煌）博本於第一段的「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當中「記」字，應寫為「訖」字。記字作為動詞有記錄之意，作為名詞則指記錄事物之簿本（日記），若作「集記」寫，解釋為：「叫喚門下所有弟子來一起記錄事物」，則與文意不通。故為訛用字，應訂正為「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訖。」釋為：「呼喚門下所有徒眾都來報到，門下徒眾集合完畢<sup>25</sup>」為是。

依此思考方式推論，文中明顯的訛用字還有敦煌本第 3 段的：「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的「姓」字，應改為「性」字，作「自性」一詞用，且此字在敦煌本被訛用了 41 次，頻率可說相當的高。

第 5 段：「稟為六伐」的「伐」字，文中意思為付託衣法授為第六「代」祖師之意。故此「伐」字應訂正為「代」字，正確為：「稟為六代」。此字在敦煌本被訛用了 21 次，

於敦博本的明顯訛字則有，第 3 段：「福門何可求汝」的「求」字，本文原意為：「福報的法門哪裏可以拯救你們呢？」此處用此「求」字明顯文意不通，應是抄寫訛誤所致，與敦煌本互校後依其經義，應訂正為「福門何可『救』汝」為是。

另舉敦煌本常見訛字 2 例：

表 5 敦煌本常見訛字 1

表 6 敦煌本常見訛字 1

敦煌本—第二折二之一	敦煌本—第二十折六之四
	

表上所列「名」字也是在敦煌本也是常見的訛字之一，表 5：「惠能一聞心『名』便悟」，依文中之意為：「我（惠能）一聽聞，內心『明』白就有所領悟<sup>26</sup>」，以本文看來用此「名」字明顯文意不通，是個訛誤字，應改正為「明」字，有明白、明瞭之意才是。表 6：「智如月，知惠常『名』」，依經文之意應為：「知慧的

<sup>25</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15。

<sup>26</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7。

性質有如月亮，智慧的本質是恆常光明的。<sup>27</sup>」，此段用「名」字，亦是明顯的文意不通，是為訛用無誤。應改正為有光明、明亮的「明」字才是。

在敦煌（博）本《壇經》還可以看到另一問題，即是假借字之問題，於經文中常常可以看見假借字，以上表為例則是敦煌本第4段「知惠」一詞，與「智慧」二字寫法完全不同，此二字於古時常互相借用，但其本字並無亡佚，只是約定俗成習慣性的這樣寫後，就一直如此被寫下去了，這樣也造成了一個問題，就是文意上的辨別不易。底本文中就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第4折：「歸房看有『知惠』<sup>28</sup>」，「智」被作為「知」用；而第15折：「燈是光『知』體<sup>29</sup>」，「知」被作為「之」用；第14折2-2：「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錯<sup>30</sup>」，「之」又被借為「知」字用。如此形成了一個相當混亂的情況，文章內大量的出現「知(智)、之」等字互通互借用的問題，造成令人難以判讀的情況。

## 2、衍文

本節針對《壇經》諸本互校後，所發現的衍文問題，提出幾段相關篇章略做討論。本節所提衍文即是任意的在原作中妄意添加文字、刪改文字、句子，使文本已非原作當時原貌。以下舉例說明：

表7 添字加文對照—1

<p>敦煌（博）本第一折 黃連忠校釋本</p>	<p>惠能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據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同請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p> <p>共 107 字</p>	<p>興聖寺本（惠昕本） 悟法傳衣門</p>	<p>唐時初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據等請於大梵寺講堂中為眾開緣<sup>①</sup>，授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是日說頓教法，直了見性無礙，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現成佛道。<sup>②</sup>座下僧、尼、道、俗一千餘人<sup>③</sup>，刺史、官僚等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同請說是法門。刺史韋據令門人法海抄錄流行，傳示後代。若承此宗旨，學道者遞相教授，有所依憑耳。</p> <p>共 136 字</p>
-----------------------------	---	----------------------------	--

<sup>27</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73。

<sup>28</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14。

<sup>29</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50。

<sup>30</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48。

<p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曹溪原本 (契嵩本) 悟法傳衣第一</p>	<p>時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sup>①</sup>，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sup>②</sup>，同時作禮，願聞法要<sup>③</sup>。 共 73 字</p>	<p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宗寶本</p>	<p>時，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sup>①</sup>。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sup>②</sup>，同時作禮，願聞法要<sup>③</sup>。 共 68 字</p>
---	---	---	--

由上表可以看到，以敦煌（博）本為主，針對惠昕本進行比對，發現此本大幅度的修改了文句。首先看惠昕本標記<sup>①</sup>，就多了「唐時初從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韋璩等請於大梵寺講堂中為眾開緣」一段文句，冠以佛經主要的開場模式，主動的交待了時（唐時）、地（南海上至曹溪大梵寺）、人（韶州刺史等授）、主題（授無相戒，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接續又添加了一段敦煌（博）本所沒有的說法因緣：「是日說頓教法，直了見性無礙，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現成佛道。（惠昕本標<sup>②</sup>）」文中所交代的聞經對象及數量也與敦煌（博）本有所不同，直接將本文中「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璩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省略成「僧、尼、道、俗一千餘人」（惠昕本標<sup>③</sup>）。

對照契嵩本與宗寶本則發現在本折中，二本皆刪掉了許多文句。將經句直接省略刪除，敦煌（博）本開頭的：「惠能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這一大段全部被刪除，且對校下明顯的看出末段的聞法對象及人數，則是與惠昕所參考的版本一樣，兩本亦同時將敦煌（博）本中所提：「刺史令門人海法集記，流行後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經句刪除未提。經文結尾只省略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契嵩、宗寶標記<sup>③</sup>）」。宗寶本另一方面則在經文中則刪去了，惠能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的重點。

表 7 添字加文—2

<p>敦煌(博)本第二之一折 黃連忠校釋本</p>	<p>能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靜聽：惠能慈父，本官范陽，左降遷流嶺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買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卻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 共 116 字</p>	<p>興聖寺本(惠昕本) 悟法傳衣門</p>	<p>尔時既升座已，而示衆言：「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良久不語，自淨其心。忽然告言：「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①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②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③，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官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有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便開悟。」 共 150 字</p>
<p>曹溪原本(契嵩本) 悟法傳衣第一</p>	<p>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①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②。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③，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 共 140 字</p>	<p>宗寶本行由第一</p>	<p>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①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②。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③，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 共 116 字</p>

表 7 經過對校標記後可看出，以敦煌(博)本經文內容為主，其他三本仍是做了不少的刪改。上表，惠昕本經文內容就衍寫出了：「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標記①)」這段在敦煌(博)本並非是由惠能所言，是後

來才被加入的，看到契嵩與宗寶二本的標記①，亦有同樣情形。

惠昕本標記②對照敦煌（博）本原經文：「善知識靜聽」，被改為：「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而後出的契嵩與宗寶本亦修改之。

惠昕本的標記③對照敦煌（博）本原經文，發現此段亦是一段遭擅改的經句：「惠能幼小」，變作：「此身不幸」，與文本對照文意差別甚大，此段被修改過的文句，同樣在契嵩、宗寶二本皆可得見（標記③）。可見《壇經》海法抄本，在三本編寫時就已失傳了，所流傳的版本早就已是遭改過的。

## （二）情節的戲劇化

本文在上一節討論了兩個問題後，接續討論《壇經》演變後的兩大現象。第1個現象即是「戲劇化」，本文所提戲劇化則是對照敦煌（博）本後，發現在原本當中並無存之情結，而在後出的其他諸本中出現，情節被戲劇化的過程。

表 8 戲劇化現象

<p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 text-orientation: upright;">敦煌（博）本第六折之二二 黃連忠校釋本</p>	<p>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覓祖不善，卻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偈，終不得法。良久思維，甚難，甚難！</p> <p>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p> <p>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p> <p>共 198 字</p>	<p style="writing-mode: vertical-rl; text-orientation: upright;">興聖寺本（惠昕本） 悟法傳衣門</p> <p>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們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無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頂禮，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言訖，夜至三更，不使人知，②自執燈燭，於南廊中間壁上書無相偈，呈心所見。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p> <p>共 247 字</p>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曹溪原本 (契嵩本) 悟法傳衣第一</p>	<p>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p> <p>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①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②，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p> <p>共 236 字</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宗寶本 行由第一</p>	<p>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①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②，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p> <p>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p> <p>共 237 字</p>
--	---	---	---

從敦煌（博）本平鋪直述的表達方式來看，其他三本都加了豐富的人物「情緒、情節」，從本表來看，從惠昕本後其他三本也延續了此編寫方法。文中三本為表達出神秀作偈時，那複雜的心情及表現，從標記①的描寫就加了入鮮明戲劇表現。

從自我矛盾的作動描寫：「數度欲呈、擬呈不得」，再到矛盾當下產生的身、心理表現：「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最後添入時間+動作次數：「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在短時間內頻繁的動作，帶給讀者許多想像空間。編者從短短這一小段文句添加，完整的戲劇化的了神秀的矛盾及煎熬表現，讓讀者可以在讀經的當下，彷彿就可以看到神秀即在眼前，清楚明白的訴說著自己內心戲的吶喊，

標記②對照到敦（博）本：「人盡不知」這句，在其他三本可看到皆寫作「不使人知」。此句為配合前文的動作、情緒鋪排，特地用此寫法實是有趣。用「人盡不知」的寫法，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但用「不使人知」就有一種刻意想要隱瞞的感覺，特意的去做了隱瞞的舉動，為的就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這句完美的配合了前文的矛盾、及煎熬心情，故即便完成了心中目標之事，也不願張揚讓任何人知道。

《壇經》如同上篇的添加戲劇情節時有所見，如敦煌（博）本第八折 3-3 最末段至第九折：

院內徒眾，見能作此偈，盡怪，惠能卻入碓坊。五祖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知識大意。恐眾人知，五祖乃謂眾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sup>31</sup>

再對至宗寶本一行由第一的相對篇章，：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sup>①</sup>；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sup>32</sup>

本段取敦煌（博）本與宗寶本做為對照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宗寶本的經文，在原本的經文內容中，再加入了一些師、徒間，心印心對的答戲劇情節（標記①）。由上幾例可發現《壇經》經後人不斷的編改後，讓原平鋪直陳的經文，更加添了些豐富的戲劇性內容。

佛教經典一直存在著豐富的神通故事，修者籍由修行的途徑，提升身心靈的境界，而達到具有神通<sup>33</sup>力的情況，而在敦煌（博）《壇經》中，鮮少提及或描寫到此範疇，但在另外 3 本發現，有被加入化話類的戲劇化情節。

#### 敦煌（博）本 第十一折 黃連忠校釋本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捉惠能，奪衣法，來至半路盡總卻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

<sup>31</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 32-34。

<sup>32</sup> CBETA 漢文大藏經網站：[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0349a09](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0349a09)，此段引文標記①部份宗寶本與契嵩本同樣有此描述，惠昕本所述則與敦煌（博）略同。

<sup>33</sup> 佛光大辭典網路版，[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梵語 abhij，巴利語 abhi。音譯作旬。又作神通力、神力、通力、通等。即依修禪定而得的無礙自在、超人間的、不可思議之作用。共有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等五神通（五通、五旬、般遮旬），加漏盡通，共為六神通（六通）。

上，來趁把著，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惠順曰：「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卻向北化人。<sup>34</sup>

### 宗寶本一行由第一

「惠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sup>①</sup>，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sup>35</sup>』<sup>②</sup>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sup>36</sup>

宗寶本在此篇經文中發現，會將部分過程描述的比較「神奇」，也就是本文所說的神話類戲劇情節。從敦煌(博)本來看，並無此過程與情節，宗寶本就從標記<sup>①</sup>加入了此項元素風格，一般而言「衣鉢」放在石頭上，若無外力或其他因素影響，不應該是提掇不動才會，況且提掇對象還曾經是名四品將軍，從理論上來探究根本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這裡加入惠能所言：「此衣表信，可力爭耶？」，再提出惠明：「提掇不動」的現象，表現惠能已得祖位，所言已有神力之表現。而於同文後段在標記<sup>②</sup>的地方，又加了惠能針對惠明的今後去處提問，所做出了一個明確性的指示：「逢袁則止，遇蒙則居。」如此明確性的指示，在何地可做歇止，在何處又能安居，在佛家所言仿佛似有神通力，讓人多了一層神話的想像空間。

明朝王起隆《重鈔《曹溪原本法寶塘經》緣起中說：

<sup>34</sup> 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校釋》，頁38。

<sup>35</sup> 遇到袁地即可停止，袁指的是袁州，應是現在江西省的宜春縣；遇到蒙地可以安居，蒙，對照現在應是江西省的蒙山。

<sup>36</sup> CBETA 漢文大藏經網站：[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0349a09](http://tripitaka.cbeta.org/T48n2008_001.0349a09)，此段引文標記<sup>①</sup>部份宗寶本與契嵩本同樣有此描述，惠昕本所述則與敦煌(博)略同。

今夏攜過研山，偕道一主人展閱，適有《楞嚴經》坊所刻方冊《壇經》在案，取一對之，則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于原本，未有如是極者。蓋至元元辛卯(12910)元僧宗寶改本。<sup>37</sup>

與敦煌(博)本比較後，其他 3 本在用字、措辭、編文上確實有不同之處。

## 肆、結論

本文整理歸納一系列的《六祖壇經》版本，試從歷史時間軸的角度先分出諸本先後，再以諸本經文各項細部加以歸納討論，略已得出唐代至元代雖然版本眾多，但是從宋代這個分歧來看，眾多版本主要還是以「惠昕本」與「契嵩本」為演化母體，而其他的只是不同版本的抄寫本或刻印本而已。但宗寶不同於其他抄本，是集所有大成於一家，編撰出與眾不同的獨立本。

故本文經歸納比對後，發現敦煌(博)本最是樸實，且文中所記之口語表達方式，與《壇經》中所記錄的惠能風格較為相似，且最無被竄改的跡象。

用此敦煌(博)本，再與傳世本中的惠昕、契嵩、宗寶本比較後，亦發現敦煌(博)本與其他三本之間的問題與現象。敦煌(博)本這二本時間最為久遠，手抄訛誤字最多，包含文句顛倒誤抄。但惠昕後的諸本就不是訛誤字問題了，多了添文加字的問題，從歸納整理四本之總字數，發現成書時間越晚字數就越多，經文內容也就越豐富，且自敦煌(博)本後《壇經》就被系統化的加以分類，經文內容依不同編撰人之理解，而有不同的門品名稱及數量，且次第順序都不盡相同。

另外也發現了《壇經》流傳、演變到後期，其經中所講之情節也被加入了豐富的描述，與敦煌(博)本樸素的表達方式對照後，明顯的顯現出戲劇性的表達方式，且也偶有神話性的人物描寫風格出現。

本文只是略將諸本參照比對一番，其中發現仍有許多問題，還是尚待釐清及深入研究。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經宗》，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

<sup>37</sup> 此段強調，佛門宗印，一射不得走移；祖師言句，一字不容增減。參見王孺童，《《壇經》諸本集成》，頁 276，

## 二、當代專書

- 柳田聖山，《六祖壇經諸本集成》，東京：中文出版社，1976年。
- 印 順 ，《中國禪宗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 郭 朋 ，《壇經校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黃連忠 ，《敦博本六祖壇校釋》，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6年。
- 王孺童 ，《壇經者本集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 吳宏一 ，《六祖壇經新繹》，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2017年。
- 陳士濱 ，《敦博本與宗寶本六祖壇經比對暨研究（全彩版）》，台北市：萬卷樓出版社，2018年。

## 三、期刊論文

- 黃連忠，〈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發現與文字校訂方法芻議〉《法鼓佛學學報第一期》，2007年第1期。

## 四、網路資料

- CBETA 漢文大藏經，網址：<http://tripitaka.cbeta.org/ko>（上網日期：2018.07）